

碗 碗 腔

傘拉火兵

王 惠 民 改 編
劉 云 峰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兵 火 拉 傘

人 物：托行福（皺眉子小生）蔣世隆（平眉子小生）蔣瑞蓮（小旦）
王老夫人（二旦）王瑞蘭（小旦）王鎮（血胡子）六兒（圓眼子）
店主人（三胡子）中軍（小紅）聶賈列（二奸）虎狼將軍（雜臉子）

第 一 場

托行福：（坐升帳上詩帶板）

胆略曾經百戰場，
勢如猛虎趕群羊。

胸中豪氣沖霄漢，
訓練三軍保家邦。

（白）俺托行福，爹爹海牙，與金為臣，官居丞相之職。今早入朝未回，只因北番兵常常入界侵犯，我奉聖旨，統率三千忠孝軍，加緊訓練，以備為國家殺敵，今到教場，操演人馬。

中 軍：（上念）有事不敢不報，無事不敢亂傳。

（白）稟少爺大事不好了！

托行福：怎么样了？

中 軍：只因番兵犯界，聶賈列勸主遷都汴梁，太老爺

力諫，聶賈列面進讒言，聖上大怒，將太老爺金瓜寺頂而亡。

托行福：（哭白）難見的爹爹呀！

（唱帶板場板）

听罢言把人氣炸胆，
忠心為國受屈冤。

（哭白）聶賈列奸臣呀！

（唱列鍾子）

痛恨奸賊太妄誕，
聖上不該信讒言。

（內喊介）

卒：稟少爺，聶賈列率領羽林軍，追拿家眷，已將府第圍了。

托行福：這是聖上旨意，不能違抗，待我受縛就罪便了。

中 軍：少爺不可，你手下現有
三千忠孝軍，何不造
反，殺了奸臣，為父報仇，
為國除奸。

托行福：我家世代忠良，怎能
造反？

眾 卒：少爺，你看如今主上
昏亂，奸臣專權、百姓受
害、忠良遭殃，我們為誰
盡忠？還是反了好。

托行福：你們說反了好？

眾 卒：反了好，反了好。

托行福：既是反了好，就此傳
令，殺上前去。（殺介托
踏場）賊官軍眾多，一時
不能取勝，不免上山舉
義，再圖后舉，軍校，傳
令兵撤虎頭山。（下聶賈
列上）

聶賈列：（捻槌子）俺聶賈列，
奉旨追拿托行福，不料小
兒竟敢舉兵造反。

卒 卒：報，叛徒敗走！

聶賈列：既然如此，傳令四處
搜捉余黨，無論官員百姓
挨戶齊搜，如有隱匿，滿門

剿滅。（下）

（內起馬鑼喊搜介，蓮扑
場上）

蔣瑞蓮：裙釵，蔣瑞蓮，官兵
進到民家，奸淫擄掠，无
所不為，我哥哥不在家
中，是我乘隙逃出門來，
只得找尋哥哥便了！（下）
（蔣持傘背包裏上）

蔣世隆：蔣世隆，因我出門打
探，番兵距此不遠，正想
與妹妹瑞蓮遠逃，不料回
家，妹子却被官兵擾害逃
避，只得去尋妹子，同逃
兵劫便了。（下）

（虎狼將軍上）

虎狼將軍：（唱揚句子帶板）
率領大兵向南進，
心想吞宋先滅金。

（白）俺北番統軍元帥，
虎狼將軍是也，奉了俺主
之命，領兵伐金，一路順
利，已到中都路地界，巴
斗兒，吶喊一聲，殺上前
去！（下）

（闖場老夫人、蘭同上）

王老夫人：女兒快走，看賊來

了。（下又被番兵冲散
介，王老夫人扑場上叫
介）女兒，瑞蘭，（哭）
罢了女兒呀！

（唱帶板）

我女兒嬌生和慣養，
怎能受道路這風霜。
亂馬軍中無依靠，
怯怯女流奔何方？
怎不令人哭聲放。

（下蓮由下場上唱）

蔣瑞蓮：（唱刷板揚句子）

声声兒怨官軍又恨番寇，
兄妹們兩分離身不自由。
我家鄉盡成了一片焦土，
女孩兒亂軍中將誰去投。
（白）蔣瑞蓮，番兵到
來，殺人放火，哥哥不知去
向，只說我一個女孩兒，
今該怎處？

王老夫人：（內叫）瑞蘭，瑞
蘭！

蔣瑞蓮：有！

王老夫人：（內白）在那里？

蔣瑞蓮：在這里！

王老夫人：（上）在那里？

蔣瑞蓮：在這里！

王老夫人：在，咳，怎么才不
是的，我當是我女兒，才
是一位大姐。

蔣瑞蓮：我當是我哥哥，原是一
位媽媽，請問媽媽高
姓，家住那里？

王老夫人：大姐你听！

（唱帶板尾）

老身居住燕京城，
我老爺王鎮赴邊廷。
我和女兒逃性命，
亂軍冲散各西東。
連叫瑞蘭找我女，
不意大姐來應聲。

蔣瑞蓮：原是王老夫人，老夫
人不見令嫗，只說我今不
見哥哥，怎樣的行動？

（哭）難見的娘呀！

王老夫人：你不是我女兒，為
何叫娘？

蔣瑞蓮：媽媽呀！

（唱慢緊板）

我家住在中都路，
姓蔣名兒叫瑞蓮。

兄妹逃難被冲散，
丟我幼女受孤單。
想隨媽媽同逃難，
祈求提携多可憐。

王老夫人：我女兒存亡不知，
你與老身作伴也好。

蔣瑞蓮：若不嫌棄，願拜媽媽
為母。

王老夫人：我就收你為義女。

蔣瑞蓮：待孩兒拜過母親。

王老夫人：慢着，亂馬軍中，
還拜什麼，隨娘來，走吧！

（唱帶板尾）

哭聲女兒難相見，
活活分離好慘然。

何時才把我兒見？

展放雙眉慶團圓。（同下）

第 二 場

蔣世隆：（蔣由上場上唱刷板）

揚句子）

那番兵所到處殺人放火，
恨官軍又跟上乘機擄掠。
經一番大驚恐幸喜躲過，
但不知瑞蓮妹存亡死活。

（白）好驚，好驚，幸喜
這裡無兵，我先休息。）

（放傘和包裹休息介）

王瑞蘭：（內哭）天呀苦也！

蔣世隆：忽听那里女子啼哭，
好似我妹子的聲音，待我
喚來。（向下場叫介）瑞

蓮！

王瑞蘭：（內應）有！

蔣世隆：瑞蓮！

王瑞蘭：（又內應）有！

蔣世隆：正是我妹妹，罷罷
罷，我先謝天謝地，瑞蓮
向這裡來！

王瑞蘭：（內應）來來來了！

（上唱帶板尾）

正在悲傷獨嗟念，
忽听声声喊瑞蘭。
想是我母把我喚，
双足痛疼移步難。

掙掙扎扎上前看。(見面介)

王瑞蘭：咳噫！(背立)

蔣世隆：怎么才不是的，我当是我妹子，原是一位小娘子。

王瑞蘭：我当是我母親喚我，原是一位君子，君子既不是我母，为何叫我？

蔣世隆：小娘子，你既不是我妹子，为何应声？

王瑞蘭：你叫我瑞蘭的名字，我怎能不答应呢？

蔣世隆：小娘子你听！

(唱慢緊板)

瑞蓮是我同胞妹，

瑞蘭却是你的名。

蓮蘭二字音相近，

一个瑞字音韵同。

我冒叫來你悞应，

因此錯叫錯应声。

冒叫怪我多不是，

我这里施礼來賠情。

王瑞蘭：既然都是悞会，何劳君子賠礼。

蔣世隆：小娘子！

(唱一手鐸原板)

既是悞会兩不怪，

你我各自奔前程。

我要去尋找同胞妹，

你向西來我向东。

(拿傘和包裹介欲走蘭从后拉傘介)

王瑞蘭：君子慢走，我有話說。

蔣世隆：有何話說？

王瑞蘭：(暗唱慢緊板)

低头不語心參想，

背过身儿細思量。

馬乱兵荒，紛紛擾攘，

睜眼是刀槍，

橫尸滿道旁。

女孩儿何曾經見这形象！

胆儿碎，心驚慌！

声声儿，怨爹娘，

少生双翅难飛翔。

願不得陌生，

把什礼儿講，

急处借他作依仗，

只望逃出这兵荒。

(夾白)哎君子呀！

(接唱)

那賊兵燒村庄一片焦土，
既放火又殺人不如馬牛。
肆奸淫縱擄掠無分老幼，
凶焰烈勢正猛神鬼皆愁。
我本是女孩兒體弱年幼，
孤零零怎能出萬丈深溝。
求君子施惻隱把我搭救，
攜帶我同逃難渡過泥途。

蔣世隆：小娘子，你的境遇，
使人傷心，但是我找妹子
不見，心急如火，在這亂
馬軍中，帶你同行，實實
不便，望祈小娘子莫怪
呀！

（唱一手鐮原板）

（蘭悄伸足撥傘踏傘介）

非是我忍心揚長去，

怎奈心中似火急。

不便同路攜帶你，

又恐中途惹是非。

（白）小娘子莫怪，我便
去了！（蘭搶傘介蔣白）
啊，小娘子，你怎么將我
的傘搶去？

王瑞蘭：你不攜帶我同路逃
難，我便不給你這傘。

蔣世隆：你不給，我 就 不 要
了。

王瑞蘭：你不要也是不得走
的！

蔣世隆：來么來么，這不是蛇
兒把腿纏住了么，我偏要
走，看你把我怎么样！

王瑞蘭：你走我偏要跟，看你
把我也怎么样？

蔣世隆：我的腿兒由我走。

王瑞蘭：我的腿兒由我跟。

蔣世隆：你跟你就跟。

王瑞蘭：你走你就走。

蔣世隆：來么來么，這不是把
人箍住了嗎？

王瑞蘭：君子你可識字嗎？

蔣世隆：哈哈，秀才人家，
何書不讀。

王瑞蘭：（哭）咳咳咳！

（唱滾白）我叫叫一聲君
子君子！我和我母被亂兵
冲散，我母不知去向，丟
我黃花幼女，在這亂馬軍
中，正是九死一生之際，
幸遇君子，望得一條生
路，誰知你才是執固不通，

見死不救。你既讀書，豈不知古人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今心中何忍了！

（唱帶板漏板）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臨危不救非君子，
你却何必太固執。

蔣世隆：唉，好難也！

（唱帶板尾）
他說的話兒真傷慘，
叫我世隆作了難。
有心帶她同逃難，
男女同行惹人嫌。
有心推手我不管，
蒲柳弱質受摧殘。
罷罷罢心回轉，
小娘子莫哭且近前。
我願和你同逃難，
死死生生闖難關。

王瑞蘭：如此我感恩不淺。有謝君子！

蔣世隆：同路逃難，有何可謝，將傘給我，你隨後來吧！
（提包裹拿傘介）

（唱帶板尾）

我这里提包裹前邊帶徑，
小娘子你隨後望影而行。

王瑞蘭：（接唱）

舉步兒忍不住心中傷痛，
女兒家為什麼與人不同。
（天陰下雨介）

蔣世隆：（接唱）

一霎時天氣陰烏雲罩頂，
烟霧起雨紛紛烏鴉無聲。

王瑞蘭：（接唱）

似這樣村庄遠荒涼野境，
無有個休息處避雨遮風。
（留板）

蔣世隆：小娘子，你看大雨紛紛，在這沒有人烟之地，無處躲避，來來來，快打了這把傘兒遮雨。

王瑞蘭：是！（接傘介暗唱慢緊板）

接過雨傘心自參，
人家一片好心田。
舍己只顧我方便，
難道我心似石頭。
人家淋雨我打傘，
自己問心怎能安。

(夾白) 哎君子!

(接唱)

不如你我來共傘,

一步一步慢向前。

(白) 君子! 來來來, 咱
二人共傘而行吧!

蔣世隆: 还是小娘子自用, 小
生是不要緊的!

王瑞蘭: 說的那里話, 難道你
在房底下不成。

蔣世隆: 究竟你是女流, 不比
我們男兒。

王瑞蘭: 都是一样的淋雨, 再
莫要說傻話, 說你快來
呀! (蘭拉蔣共傘介)

(過場尾巴子)

王瑞蘭: (唱慢緊板)

感君子情義厚沾光不淺,

(同行介接唱)

患難中來相救恩難報完。

(留板)

蔣世隆: 小娘子家住那里?

王瑞蘭: (唱原板)

王尚書是我父兵部所管,
奉聖旨探敵情身在北番。

蔣世隆: 原是王姑娘, 遭这样

災禍, 可憐, 可憐! 府上
还有何人?

王瑞蘭: (唱緊板)

家只有我的母同我逃難,

冲散后不知曉今在那邊?

現丟我孤伶丁哀鴻孤雁,

坎坷中賴君子伸手救援。

(白) 敢問君子, 家住那
里, 府上都是什么人?

蔣世隆: 你听! (唱原板)

中都路本是我居家所在,

蔣世隆是我名震門秀才。

上无兄下无弟父母去世,

只丟下瑞蓮妹女儿裙釵。

王瑞蘭: 怎配那家?

蔣世隆: (接唱)

苦讀書伴青灯芸窗數載,

婚姻事无暇問今尚未偕。

王瑞蘭: 怪道的, 如今我才知

曉, 君子你还是个秀才!

蔣世隆: 秀才有何足道。

王瑞蘭: 君子! (接唱)

穹秀才酸氣多,

无怪你滿身是道學。

兵火中还把嫌疑躲,

書呆子氣味全沒脫, (落)

蔣世隆：話虽如此，瓜李之嫌，怎能不避。小娘子，你看天雨已止，路上泥滑，你还是随后緩走。（收傘介過場尾巴子）

王瑞蘭：是！（唱帶板尾）
这半晌我心中筹思至再，
今落难多虧誰來？
他义气令人可愛，
我爱他正直不歪。
我爱他温存和藹，
又爱他志气不衰。
是这样好人才，
不訂婚姻等誰來。
共傘时，委身、倚傍、相依賴，
这样情景怎丟开。
有心說出口，
恐怕他性儿呆。
固执不依允，
叫我羞愧怎下台。
細思量、心徘徊，
一足跌倒泥水涯。
叫君子你赶快，
赶快伸手扶我來。（落）

蔣世隆：哎呀，怎么跌倒了？

起來起來。（过場蔣扶蘭起蔣白）小娘子，你那裙儿被水湿了，不如脫下來，搭在我的傘上，行走也覺方便。

王瑞蘭：这是卑賤之事，怎敢有劳君子？

蔣世隆：常言救人要救到底，你在难中，这有何妨？

王瑞蘭：如此待我脫來。（过場蘭脫裙介）

蔣世隆：小娘子，我忽然想起一事，你我这样同行，中途有人盤問，怎样答对？

王瑞蘭：就以兄妹相称。

蔣世隆：兄妹固好，但是面貌不同，語音各別。

王瑞蘭：兄妹不成，我倒有个道理。

蔣世隆：什么道理？你且講來！

王瑞蘭：莫若你我称为夫……

蔣世隆：夫什么？怎么不罷了？

王瑞蘭：（暗唱帶板尾）

我这里說出口言而又忍，

只覺得羞答答難以出唇。
自幼兒守深閨十分謹慎，
婚姻事實不慣自向人云。
欲待要拘礼仪作為罷論，
放過了這人物那里去尋？
况且我今依他顧命逃奔，
事過後終難免人言紛紛。
細參想顧不得顏面羞愧，
惟有自作主權變婚姻。

（留）

蔣世隆：小娘子你究竟有個什麼道理？

王瑞蘭：君子你听！

（唱原板）

你與我雖然是患難相濟，
都是青春有嫌疑。
與其事後遭物議，
不如訂盟結伉儷。
但無媒妁不成禮，

如今先作假夫妻。（落）

蔣世隆：小娘子之言，小生却也明白，只是你乃千金姑娘，我是一個窮秀才，怎敢高攀？

王瑞蘭：那你却錯認了我了，
挽鹿車歸故里的桓少君，
夜奔長鄉的卓文君，又如
舉案齊眉的孟光。他都能
弄富貴如敝屣，你笑我不
如古人么？

蔣世隆：哎呀！照這樣說來，
我先得罪！小姐既不嫌我
貧窮，小生也高興從命。

王瑞蘭：如此你接了裙兒。

（向傘上搭裙子介過場）

蔣世隆：你我快走，防備賊兵
來了。

（唱帶板尾）

婚姻事一向無心問，
不料締結在風塵。
兩相情願當面論，
也可算天下有情人。

王瑞蘭：（接唱）

婚姻事隨了我心願，
今後不再為情牽。
猛想起父母兩不見，
恹惶傷心淚不干。（同下）

第 三 場

托行福：（升帳上唱帶板揚句子）

高插旌旗聚英雄，
要和賊兵大交鋒。
農器當做兵器用，
山寨權作大本營。

（白）俺托行福，是我來到虎頭山，更名蔣世昌，插旗舉義，抱打不平，扶弱抑強，內殺貪污，外抗番兵，為百姓除害，四方

英雄和難民，望風來歸。

卒：報，番兵在山下放槍。

托行福：擾害百姓。如何容得！

傳令眾將，一拥下山，殺向前去。（下殺介又拉圈子番敗逃介托踏場白）番兵敗逃，暫莫追趕，軍校，傳令收兵上山。

（唱十鍾）

殺的番兵遠逃竄，
傳令收兵回上山。（下）

第 四 場

王瑞蘭：（持竿上唱干板鉸子）

自來到廣陽鎮，
不幸蔣郎病纏身。
舉目無親誰過問，
兩手空空無分文。
少吃缺喝受貧困，
醫藥無資愁煞人。
包裹衣衫都賣盡，

病不見輕迷昏昏。

我一女流正愁悶，
幫助多虧店主人。
身落困難心發奮，
為人針黹度光陰。

（白）裙釵王瑞蘭，那日來到廣陽鎮，經店主周旋作媒，才與蔣郎同居招

商店中，不幸蔣郎患病不起，手无分文，医药无资，是我为人针药，服侍于他，今天得来几文钱钞，买些病人吃的东西，正待回店，去望蔣郎。（内喝道介）

（白）呀！那里的官员来了！待我路旁躲避。

（唱一手锣紧板）

忽听喝道声喧嚷，

只得暂避到路旁。

（下王镇带六儿角子上一刷板扬句子）

王 镇：（唱刷板扬句子）

聶賈列无謀少識見，

劝主輕率把都迁。

根本动摇天下乱，

彈丸一隅徒苟安。

（白）老夫王镇，女真人氏，与金为臣，官居兵部尚书，是我以前奉旨，前往北番，调查军情，不料聶賈列畏懼番兵，劝主由燕京迁都汴梁，以致神京失陷，夫人女儿不知下落，

我今赶赴汴京交旨，来至已是磁州广陽鎮。

王瑞蘭：（内哭白）苦呀！

六 儿：呀，那厢樹下，坐个女子：面目好熟：待我去看。（下在内白）哎呀不好！（急上白）（捻捶子）稟老爺，我姑娘在这里靠于乞討。

王 镇：接馬。（带板角子勝場）六儿快快喚你姑娘。

六 儿：（喚介）

王瑞蘭：（哭）爹爹呀！

王 镇：（哭）儿呀！（牌子）儿呀！你怎样得到这里，你母今在何处？

王瑞蘭：爹爹容稟了！

（唱带板尾紧板）

自爹爹奉旨去边境，
番兵跟踵到燕京，
聶賈列畏賊惜性命，
劝主迁都汴梁城。
官员随迁避王命，
母女們因此出了京，
中途番兵肆凶橫，

冲散母女分西东，
我母至今无踪影，
丢儿孤身苦伶仃。（落）

王 鎮：难为我儿了，今幸遇
父，随父進京。

王瑞蘭：孩儿遵命。

王 鎮：即刻起程。

王瑞蘭：孩儿上告爹爹。

王 鎮：何事？

王瑞蘭：还有一人，他在病中
不能行走。

王 鎮：呵，还有个什么人？

王瑞蘭：爹爹容訴！

（唱三錘安小起板）

儿离母后迷路境，
亂軍中又恐遭欺凌。

腹內飢餓心中驚，
眼巴巴性命难逃生。

（轉北路二八板）

生死关头正伤痛，
幸遇君子救儿生。
見死不忍义气重，
他提携你儿出火坑。（留）

王 鎮：那是什么人？

王瑞蘭：（接唱）

他年方弱冠心直正，

容貌堂堂一書生。（留）

王 鎮：原是个少年，男女同
行，未免不便。

王瑞蘭：（唱原板）

因都是青春难举动，
儿不敢非礼相依从。

无奈从权把親訂，
当面許他婚配成。（留）

王 鎮：儿呀你真荒唐，这婚
姻大事，无父母之命，你
怎么擅自作主。

王瑞蘭：（唱緊板）

九死一生为性命，
訂婚本是把权行。（留）

王 鎮：他家住那里，名叫什
么？

王瑞蘭：（接唱）

中都路住家有名姓，
他名儿叫做蔣世隆。
簞食瓢飲自耕种，
已游泮水到黌宮。（留）

王 鎮：貧寒秀才，有何足道。

王瑞蘭：（接唱）

他今不幸身染病，
臥床不起在店中。（落）

王 鎮：（沁捶子）好气！

(十捶)

(唱緊板)

听言罢來气滿腔，
女儿做事太荒唐。
父官居尚書有威望，
那容秀才作东床。
我儿是福生福里長，
怎能与貧生配成双。
断絕这念头休妄想，
父与你另行选才郎。
我儿終身有依仗，
也免得窮酸站門牆。

王瑞蘭：(唱原板)

老爹爹不要心生气，
听儿与你說仔細。
儿爱他行俠多仗义，
儿爱他身窮志不移。
終身事豈能作儿戲，
万不可另將婚事提。(落)

王 鎮：儿呀！婚姻之事，緩
后再議，如今你先快快隨
父進京。

王瑞蘭：爹爹他今病到那样地
步，叫儿怎忍抛弃而去。

王 鎮：儿呀！为父偌大高
年，只有你一个女儿，你

能忍心抛父常离么？

王瑞蘭：咳咳咳老爹爹！

(唱一手鑼緊板)

他今病成那模样，
儿安忍抛弃把恩忘，
老爹爹既替儿着想，
就此携他到京邦，
朝夕伺候好將养，
方便你儿送藥湯。
对病人服伺既便当，
又不离膝下奉高堂。

王 鎮：那却使不得，他的病
恙，你不要操心，父与他
留些銀兩囑咐店家，好好
伺候，等他病好，找上京
來。

王瑞蘭：爹爹此事这样做去，
万万通不得。

王 鎮：如何通不得？六儿，
扶你姑娘上馬。

王瑞蘭：(哭白)爹爹！

(唱帶板緊板)

跪倒地不住悲声放，
哀告爹爹听細詳。
儿与他志坚无二样，
怎忍不顧病在床。

是求爹爹細參想，

千萬為兒設良方。（落）

王 鎮：（沁捶子）說的什麼話？你若再要藕斷絲連，不遵父命，我便將他送官處罪，六兒，快快扶你姑娘上馬。

王瑞蘭：（哭白）（沁捶子）

不明白的爹爹呀！

（唱帶板擗板）

不詳情理太魯莽，

活活拆散好鴛鴦。

嫌貧愛富勢利相，

只把海水用斗量。

（白）哎！蔣郎呀！

（唱緊緊板）

你那里必將我盼望，

怎知半路兩分張。

你我夫妻成夢想，

能不叫人哭斷腸！（落）

（六扶蘭下）

王 鎮：六兒轉來，（六上），你拿銀子一百兩，送到招商店中，交與那蔣生，就說這是他救拔你姑娘的謝禮，并說他与你姑娘的婚事，無父母之命，不算婚姻，着他打斷那個念頭，向後此事，你們不可向人亂說，回來趕到孟津驛見我。

六 兒：是！（下）

王 鎮：左右看馬！

（唱帶板）

先把他念頭去打斷，

免得以後胡糾纏。

到京再把女兒勸，

尙書女決不配窮酸。

（同下）

第 五 場

蔣世隆：（內白）店主人慘我來！（店主扶蔣上）

（唱慢緊板）

龍潭虎穴愁難數，

歷盡驚恐更憂愁。

病沉羈旅怎生受？

囊底空虛到窮途。

（白）我蔣世隆，自从那日來到廣陽鎮，住在招商店中，經店主人撮合，我和王小姐成了夫妻，不料我臥病在床，王小姐為人苦工，服侍我病，今天這般時候，還不見她回來。

店主人：相公不必操心，想王小姐不久就要回來了，你先在這前店休息休息，我去後邊料理料理。

（下）

六 兒：（上念）

奉了老爺命，

前來尋蔣生。

不為送盤纏，

專為斷交情。

（白）我六兒的便是，奉了老爺言命，來尋蔣生，來至已是招商店，店主人走來！

店主人：正在後院砸炭，忽聽前店人喚。急忙出來一

看，原是一克節子客罐。

六 兒：原是一位客官。

店主人：對對，一位客官，莫問客官，你是吃面的嗎？宿店的？喝酒的嗎？就走的？

六 兒：我是找人的。

店主人：（店主不悅介）咋的個話？你是誰嗎？你找誰呢？

六 兒：你不認識我，我是兵部尚書王老爺府下的。（舉大拇指介）這個！

店主人：（主人看介白）啊！你是王尚書府里的大拇指頭嗎？

六 兒：講的啥話？我名叫六兒，是王府的頂呱呱掌家呢。

店主人：我先失敬，原是六兒大爺。

六 兒：六大爺就是了么，可帶個兒字，迂咬的多重。

店主人：六大爺你找誰呢？

六 兒：你這店里可住的有個蔣生名叫世隆？